



日语翻译与语言文化

刘婷◎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日语翻译与语言文化

刘 婷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翻译与语言文化 / 刘婷著. --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180-4554-9

I. ①日… II. ①刘… III. ①日语—翻译 IV.
①H3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1245号

责任编辑: 范晓雅

责任印制: 储志伟

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东里 A40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4
销售电话: 010-67004422 传真: 010-87155801
<http://www.c-textilep.com>
E-mail: faxing@c-textilep.com
中国纺织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2119887771>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5
字 数: 150千字 定价: 58.00 元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图书营销中心调换

前言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常常通过该民族的语言表现出来，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的形式、结构、表达方式上面，而且体现在其文化气质上。

翻译，从其作用上来说，就是把两种语言连接起来的中介，通过它，此语言可以认识彼语言。但是，语言常常蕴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人文风情、宗教信仰以及行为意识等特征，所以，翻译此时就显得尤其重要，它不仅仅是把陌生语言翻译成我们熟知的语言，更把语言中的文化呈现出来，这样，读者才能从文字中了解到对方的民族特性。

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与其生长、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语言，其语言所内涵的文化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民族品性、心理特征、以及历史传统文化等。同样，口语是在日本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所产生、发展、完善起来的，它体现了整个日本民族的悠悠历史。

口语语言的文化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口语语言表达比较委婉、含蓄。日本人说话通常比较含蓄，他们不会直接向别人开口索要帮助或是物品，而是含蓄地去问别人。

其二，语言交流之间比较暧昧。口语的这种特点和他们委婉的表达相关，正因为说话委婉，所以他们的交流让人感觉模糊不清。

其三，注重谦敬。日本是一个社会等级观念浓厚的国家，在整个社会中，男女等级、长幼等级、上下级等级都很明显，人们用语必须和说话对象身份相符合。

其四，男女有自己的特定语言，男士用语和女士用语界限明显。在日本社会中，男女的社会地位差别明显，男士社会地位相对于女士来说较高，因此男士用语比较霸道，而女士也就比较柔弱。

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但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往往是不同的，这就需要翻译。我们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如果翻译者只单单掌握语言翻译的技能，那么其所翻译出来的作品就会显得单调、枯燥、没有内涵，这就需要我们理解语言背后的民族文化，需要我们在翻译时融入文化的因素，这样，翻译出来的作品才能再现真实，读者也就容易理解。

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种工具，但是单独的语言往往又无法完全真实再现原来交流的场景与意味，这就需要我们发掘语言背后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其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习俗等，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所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的翻译必须要能够融入语言的文化，从文化的宏观背景下去翻

译语言，这种翻译才能真正达到语言之间沟通、交流的中介作用。

《日语翻译与语言文化》是一本全面阐述日语翻译与日语语言文化的书籍。该书用深入浅出出的文字对日语语言文化进行了清晰的表述，又从外来词、日语敬语等不同侧面对日语文化内涵进行了具体介绍。同时，该书在阐述日语翻译文化形态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日语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并对日语特殊句式与词汇的译法以及翻译技巧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实现了日语翻译教学、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的有机结合，旨在为促进我国日语翻译专业建设及翻译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刘婷

2018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日语语言文化概述.....	1
第一节 日语语言学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1
第二节 日语语言文化的特点与理论视角.....	9
第二章 外来词与日语语言文化.....	14
第一节 汉字与日本文字.....	14
第二节 日语中的外来词介入.....	19
第三节 日本吸收外来语言文化的特征.....	24
第三章 日语敬语翻译.....	30
第一节 日语敬语概述.....	30
第二节 日语敬语翻译难点及解决对策.....	40
第三节 日语敬语有效翻译模式及策略.....	42
第四章 日语翻译与文化形态.....	47
第一节 翻译的确切性与得体性.....	47
第二节 翻译的意识形态.....	53
第三节 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	58
第四节 日语翻译实践.....	66
第五章 日语翻译教学.....	71
第一节 日语口译教学.....	71
第二节 日语笔译教学.....	79
第三节 日语翻译教学中常见的问题.....	82
第四节 日语翻译教学中的信息库开发.....	87
第六章 日语特殊句式与词汇翻译.....	95
第一节 「いただきます」的翻译.....	95
第二节 方言翻译.....	101
第三节 日语专有名词翻译.....	105
第四节 拟声拟态词翻译.....	115
第七章 日语翻译的影响因素.....	128

第一节 现场口译工作的影响因素.....	128
第二节 词汇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131
第三节 语法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143
第八章 日语翻译中的加译技巧.....	150
第一节 日语翻译中的结构性加译.....	150
第二节 日语翻译中的逻辑性加译.....	154
第三节 日语翻译中的说明性加译及修饰性加译.....	158
参考文献.....	161

第一章 日语语言文化概述

第一节 日语语言学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一、日语语言学的起源

自现代日语语言学确立的 1894 年算起，至今已逾百年。现代日语语言学发展至今，绝不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它经历了一个从草创、形成、发展直至走向繁荣的历史演变过程。有道是“鉴往而知今”，在跨入 21 世纪近 20 个年头的今天，我们尝试撰文对百余年来的现代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做一下粗线条式的回顾和描写，目的是帮助今人更好地了解这门学科的缘起及发展轨迹，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乃至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同时，亦想借此机会对中国日语语言学所取得的成就及问题做一个小结，对未来做一些展望。

日语语言学在日本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源流，一个是自古至今绵绵不绝的日本人研究自己母语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国语学”领域，另一个是以引进西方语言学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引进美国生成语法理论以后逐渐在日本兴起的“日本语学”领域，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对外日语教学“日本语教育”兴盛的背景下产生的。二者在 21 世纪初出现了部分合流的趋势，二者可看作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和趋势的标志性事件。

虽然“言语学”与“日本语学”二者在概念和所指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本书所设定的“日语语言学”概念不拘囿于日本的言语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日本语学的概念，而是带有自己的特色，即综合了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国语学，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形成的具有鲜明开放与实用特点的日语学以及其他同语言学相关学科的部分内容。一言以蔽之，本书尝试打破日本学术界的既有壁垒，围绕日语研究的一切学问皆在我们考察范围之内，其中既有理论性偏强的学科领域也涉及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相对而言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领域甚至还包括具有较强人文学科色彩的领域等。总之，本书所关注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或启发下所进行的日语研究，且考察对象仅限于现代日语。当然，从研究规模以及成果、影响的比重上说，仍以现代日语语法研究为主。

仔细推究，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国语学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姑且可分为以研究古语为特征的传统国语学和山田孝雄以来自觉借鉴和运用近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母语日语的近现代国语学。本书所设定的现代日语语言学不包括前者，因为前者以文献调查和考证研究为

主要特征，从性质上看大多属于传统语与文学的研究范畴，而后者即近现代国语学与日本语学虽然有时界限不甚分明，但较之近现代国语学主要受近代西方哲学科学思想特别是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学派的影响，新兴的日本语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大多吸收和借鉴了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注重将其他语言纳入对比和考察的视野范围，研究的目的或成果大多数被直接指向了对外日语教学实践乃至语言类型学研究。加之近现代国语学之所以被称为国语学也是因为它比较多地继承了日本传统国语学的研究成果，这在山田孝雄以及时枝诚记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可见，国语学与日本语学虽然有了部分合流与相互吸收借鉴的一面，但二者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表现在研究理论或方法上。

当然，早在日本的中世，确切地说在室町时代，来自葡萄牙的传教士罗德里戈斯就写出了《日本大文典》（1604—1608年）和《日本小文典》（1620年）等研究日语的著作，被视为早期日语语法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后，特别是到了明治时期，大批西方人来到日本研究日语，出现了很多像霍夫曼、阿斯顿、钱伯伦等西方人编纂的文典类语法书。这些著作由于是从外国人的视角研究日语，所以有学者认为它们属于有别于传统日语研究国语学的日本语学之代表性著作，而日本人自古代起研究本国语言的学问于是就被认为是国语学。但如前所述，本书所设定的日语语言学是建立在超越这种狭隘的国语学和日本语学区别之上的学科。只要研究对象是日语，我们不作国语学和日本语学的区别，即不从研究者的国别角度区分，而主要是从理论或方法论上着眼。如前所述，近现代国语学研究也是在接受西方近代语言学影响的基础之上确立的。上田万年给日本带来了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他指导弟子搜集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同时积极培养奖掖学术后进。在他的指导下，弟子桥本进吉专攻日语史，东条操研究方言学，金田一京助则钻研阿依努学，均取得了杰出成就，特别是桥本进吉在江户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了上代特殊假名拼写法，这个发现对于日本近代语言学的确立可谓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我们认为，现代日语语言学与传统的以文献调查和考证研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国语学研究相比，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是从理论到方法均受到了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者启发，确切地说受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而后者正是被认为是开启世界近代语言学的重要学派。

上田万年的功绩是将之前的作为佛教、歌学、国学附庸的语言研究与西方语言学体系整合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上田万年及其弟子东条操等，甚至包括山田孝雄等人虽受到西方近代语言学的影响，但没有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把日语作为世界语言家庭中的普通一员看待。显然，明治时期确立的国语学被带上了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和功利主义，是为当时日本

国语政策的制定和针对本国人的国语教育服务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学研究受到的政治影响和时代局限性。其后，由于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以及国粹主义的推动，更是凸显了本国本位主义的一面，原为“和汉”的二元对立被“日欧”对立所取代，强调日语独立性和特殊性的国语学传统随着日本与其他交战国政治对立的加剧进一步确立。所以，传统的国语学向现代日语语言学转换这个任务本来在上田万年时代起就理应可以实现，但却迟至 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生成语法理论等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引进以及对外日语教学的繁荣才得以完成。另外，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日本海外殖民的开始，产生了以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日语输出以及伴随而来的日本语学，即出现了为对外日语教学服务所进行的日语研究。因此，日本语学有宽窄两种时间界定。日本语学的名称很早就有，这是指广义或者说是泛泛意义上的日本语学概念，但更为限定的或者说我们现在一般语境下所说的日本语学主要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受到美国生成语法等影响，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兴盛起来的以服务日语教学为主要背景的日语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日本进入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在经济繁荣的刺激与带动下，社会教育文化事业也取得了巨大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新学派、新理论的不断引进，以及日本国内大规模展开的对外日语教学向研究者提出了大量新的现实课题，日语语言学研究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包括负笈欧美的学者在内，日本年轻一代学者从来自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大胆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日语本身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说就是日语被置于相对化的地位，而非明治乃至战争期间被赋予特殊的国家语言色彩的绝对化，这种变化也为后来的学者积极大胆地运用提炼自西方语言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日语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可能。经过战后特别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积累，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现代日语语言学走向了全面繁荣与成熟，可以说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二、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从 1894 年至 2014 年，日本的现代日语语言学研究已历经了百余年的历程。若从山田孝雄 1908 年的第一部语法著作《日本书法论》问世算起迄今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掐头去尾，本书基本上就等于是对 20 世纪这一百年的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这一百年是现代日语语言学由草创、发展直至走向全面繁荣，并产生学术巨擘和一大批卓越成就的时期。因此，这里对日本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一个鸟瞰式的描写，对其中的源流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

必须说明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著作大多只描写语法史，或者说是摘取语法史为代表来描述语言学史，以此来勾勒现代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这是因为：其一，语法学历来是语言研究之重，而且语法比较具有系统性，因此在方法论上承前启后的脉络比较清晰，易于梳理描写；其二，语法同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紧密相关。如同下文所述，在现代日语语法研究的历程中，很多新发现、新方法是受日语教学中所遇到实际问题的刺激产生或发展起来的。不过，本书虽以语法研究史描写为主，但同时兼顾与日语研究相关联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蓬勃发展的日语语言学涉及了现代日语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问题，尤其是与语言的功能、语境以及使用语言的人相关的要素被置于日语研究的重要地位，语言研究日益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综合研究的特点。

在此，将百余年的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①萌芽期；②形成期；③发展期；④繁荣期；⑤整合期。从年代分布上说，萌芽期主要包括明治期和大正时期的大约30年；形成期包括昭和前期，也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的20年；发展期包括从战败的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到1980年前的35年时间；繁荣期包括20世纪80、90年代的大约20年时间；整合期为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时间。

需要声明的是，日语内部各领域发展很不平衡，每一个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不宜一刀切，所以本书姑且借鉴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期，因为学术发展的历史总会在不同程度或不同层面上受到来自社会政治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涉及各个学科领域，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这样的分期比单纯以某个特定领域的发展进程为依据更为方便，也更为容易接受。

（一）萌芽期（1894—1925年）

1894年，上田万年回日本执掌东京帝大的博言学讲座。1897年，他还在东京帝大创设了日本第一个“国语研究室”。同时，上田还积极培养弟子，参与了国语调查委员会的各种调查活动，并且在包括确立标准语在内的一系列国语政策的制定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为初步构建日本近代国语学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的语言学、国语学乃至国文学的很多大家均出自其门下，如研究朝鲜语的小仓进平、葡萄牙吉利支丹语的新村出等。

松下大三郎的《日本俗语文典》（1901）是以当时中国留学生为对象编写的口语语法书，后人评价甚高，但同后来的山田孝雄的《日本书法论》（1908）相比，它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书，这从书名承袭了直至明治时期仍在使用的“文典”名的事实便可了然。山田孝雄在《日本书法论》里反省了大槻文彦以来日本学者生搬西方语法学说的弊病，借鉴西方的心理学、逻辑学成果，在细心观察日语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语法思想和学说。山田认为语法学

是为了探讨语言是如何传达思想的规则的学问，这有别于此前的实用性文典类语法学说，在语法研究的独立性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除了语法研究以外，1904 年日本出版了宫泽甚三郎的《日本言语学》，1908 年还出版了大町芳卫的《日本书章史》。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日本人对于本民族语言的特性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意识，并尝试移植来自西方的科学方法进行阐释的时期，这在语法研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真正臻于成熟还是要等到下一个时期。因此，这个时期大致上看应属于现代日语语言学的萌芽期。

（二）形成期（1926—1945 年）

1928 年由小林英夫翻译的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日文版出版，给当时日本语言学界以很大影响。另外，经过萌芽期的摸索，从 20 世纪 20—40 年代是山田孝雄、时枝诚记、松下大三郎、桥本进吉四大语法学派基本形成的时期。山田孝雄语法重视内容（意义），桥本进吉语法重视形态，也就是形式，而时枝诚记重视功能，可谓各有长短与特色，但均对后世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山田孝雄继《日本书法论》之后在 1936 年出版了代表作《日本书法学概论》，更加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的语法理论。松下大三郎的语法学说被誉为是近代日语语法研究中的经典，其中很多观点和理论价值正在得到重估。桥本进吉原本专长于研究古代文字音韵，但对语法也颇有建树，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从语音形式的角度描写语法。1934 年桥本出版了《国语法要说》，战后还撰有《国文法体系论》（1959）。桥本的语法体系成为后来日本学校语法的蓝本。时枝诚记的语法问世较晚，代表作是 1941 年出版的《国语学原论》，里面充分展示了融入他独特思考的语言理论，战后他还出版了《日本书法口语篇》（1950）和《日本书法文语篇》（1954）。在这 4 个语法体系中，松下大三郎属于洋派，山田孝雄属于国派。所谓国派就是指继承了江户以来的国语学传统，其大部分研究主要围绕助词、助动词展开。洋派就是从建构带有普适各种语言的所谓普通语法理论的目的出发，为此松下建立了很多独特的语法概念。时枝诚记批判索绪尔和山田孝雄的语法理论，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语法学说，其理论核心是语言过程说，他的语法学说后来得到了渡边实、北原保雄和铃木重幸等人的继承。时枝考虑了语言中人的因素，在当时可谓具有前瞻性，也为后来的很多研究所证明。

方言研究在这个时期有了初步的成就。上田万年主持的国语调查委员会于 1903 年实施了全国规模的调查，了解到各地方言的差异。与此同时，东条操尝试根据不同地区的语言特征进行区域划分。

1926年，日本语音学会成立；1938年，日本语言学会成立；之后，1944年日本国语学会成立。这些学会组织的相继成立以及上述影响深远的语法体系的确立在很大意义上奠定了日语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至此现代日语语言学的格局基本形成。

（三）发展期（1946—197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进入了经济和国家重振的时代，特别是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召开为标志，日本开始迈入了经济高度增长时期。与之伴随着的是整个社会文化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语言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局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百花齐艳，蓬勃兴旺。

发展期分前后两个阶段，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战后，随着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全面引进和消化，日语研究取得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发展。1950年，金田一春彦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问世。1951年，服部四郎的《音声学》出版。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旨在提高学生修辞水平的“文章学”兴起，特别是时枝诚记在《日本书法口语篇》（1950）中将“文章”作为与“语”“文”并列的语言单位，奠定了日本篇章语言学的发展基础。日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以“言语生活”为开端，早于从美国传入的社会语言学，因而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社会语言学研究此时正处于全面上升期。方言研究方面，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介绍到日本，被日本学者套用到对日语的研究上，特别是对方言构造的描写上，取得了不少成就。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由东条操、柳田国男等奠定基础的方言地理学大放异彩，取得了突出成就。此外，词汇研究在这个时期受到瞩目，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先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语言调查，计量词汇学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和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外来的生成语法、篇章话语语言学等语言学理论流派相继被引进到日本，给日本的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巨大影响。1973年出版的久野璋《日本书法研究》，就是运用生成语法研究日语的成功之作。此外，还有井上和子（1976）和柴谷方良（1978）等著作问世。5年后的1978年，久野璋又出版了一部从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的著作，吸收了生成语法理论，并结合日语事实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分析，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延续此前的贴近日本现实的独特的社会语言学（以方言研究为特征）以及日语声调研究等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从量到质皆可谓达到了顶峰，体现了这个时期语言研究的成熟。这个时期，非语言交际研究方面的信息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起初内容主要集中在跨文化交际方面，最初关注的是英语界人士。

总之,进入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日语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峰,这种势头在某些领域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在这种形势下,1972年世界唯一的定位为普及语言学知识的《月刊言语》应运而生。从世界语言学发展历史来看,这一年正好是生成语法重要著作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中的语义学研究》和杰肯道夫的《生成语法中的语义解释》出版的时期,也是柴谷方良主编的*Papers in Japanese Linguistics*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创刊的那一年。总之,日本国内外对语言以及语言学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 繁荣期(1980—2000年)

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国内外的对外日语教学的繁荣为日语语言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视野,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契机。1980年,明治书院《日本语学》杂志应运而生,首次明确提出了“日本语学”的用语,刊登了大量有关日语语言学方面的优秀论文,成为那个时期日语语言学全面走向繁荣的标志性杂志。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时期以服务于教学为宗旨的实用语法从产生直至走向繁荣的基调色彩。

这个时期,随着对外日语教学的大规模展开,日外对比语言学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樱枫社为适应社会普及日语语言学的需要,先后出版了《对照言语学》(1990年)、《日本语概说》(1989年)、《社会言语学》(1992年)等概说性书籍,同时还出版了包括语法、词汇、篇章话语等分册在内的“个案研究”系列丛书。在对外日语教学中,一直较为薄弱的复合动词研究也是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有了长足进步。对外日语教学的兴盛还促使学者们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群之间在语言之外的交流方式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予以关注,接下来在报纸等公共媒体上开始出现。总之,“非语言交际”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所谓繁荣期,不仅仅表现在社会需求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实用性研究兴盛等方面,也反映在如下方面:从各领域分布来看,日语研究进入了语法和其他语言学并重的时期,或者说语法独霸天下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具体地说,从功能、语用、认知等角度研究日语的比重在逐渐加大。也就是说,语言研究的总体趋势是从描写开始转向实用和解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语用学以及稍后的认知语言学在日本得到了迅速发展,涌现了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成果。以认知语言学为例,1998年11月《月刊言语》杂志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出版了专刊,同年8月出版的第8期《日本语学》杂志以特集的形式刊载了由山梨正明、工藤真由美、定延利之、沼田善子等一批学者撰写的从认知角度研究日语的论文。

《月刊言语》杂志于2000年7—10月再次连载介绍认知语言学的文章。1998年日本语用学

会和 2000 年日本认知语言学会相继成立，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注重功能的语言学流派开始占据了语言研究的主流位置。同这种注重语言的传达及交际功能的大趋势相一致的是，语法方面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研究句子的主观态度即语气的研究开始兴起。语气的研究同上一个时期展开的有关陈述的争论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关性，日语结构上的特殊性促使学者们从这个角度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重新审视与探索，可以说语气研究至今仍是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经济破产，被称为“失去了的十年”，对外日语教学开始走到了拐点。在这种形势下，1997 年明治书院不得不调整曾经销路一直不错的《日本语学》的办刊方针，将所刊载论文重点放在了日本国内的国语教育即语文教学方面。虽然仍不时有涉及日语语言学的精彩论文刊登，但毕竟难以回到创刊之初那样的盛况了。不过，日语语言学研究并没有裹足不前，在进入新世纪后仍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五）整合期（2000 年迄今）

进入新世纪以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语言学流派以更加强劲的势头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从最近的动向看，日本认知语言学会已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语言学会。同时，随着人们日益重视语言的传达交际功能，日语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倾向：①语言学各领域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②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视点等方面开始出现重新整合的动向；③越发注重语言学成果的应用。总之，与前几个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而且未来的动向尚不明朗，故本书称之为整合期。

以语法为例，虽然描写语法仍然是语法学界的一个重要方向，一批中坚学者 2001 年发起成立了“日本语语法学会”，并且出版了定期刊物《日本语语法》，但语法研究总的方向仍然是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纯语法研究进步不大的现实促使人们另辟蹊径。例如，较之从前，方言语法和语法史研究受到重视，特别是重视方法论和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进行对比。同时，面向教学的实用型语法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占据主流位置。

此外，与语法向实用方向转变的趋势相并行的是，一部分学者尝试突破传统的语法界限，从语言的传达交际功能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联着眼，开始了包括语音语法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探索与尝试。例如，由串田秀也、定延利之、传康晴编纂的从语言学、会话分析和认知科学这三个学科交叉的角度切入，显示出学科交叉与互补的大趋势。学科交叉表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非语言交际研究，需要整合各个学科的资源，除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以外，符号学、社会学、行为科学、信息科学、经营科学等诸多领域也进一步融合参与了进来。

在日本，随着近年来各大学研究机构的调整、学科的重组以及科研经费的不断收缩，同时日本社会对语言学学科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些因素迫使未来日子里日语语言学研究的方向将更为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但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语言研究离不开人的因素，例如，运用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礼貌原则研究包括敬语在内的一系列言语行为现象正成为日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亮点和焦点。另外，随着认知语言学以及对比语言学的不断深入，语言类型学研究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正在日益成为日语语言学研究中的显学。

第二节 日语语言文化的特点与理论视角

一、日语语言文化的特点

（一）吸收性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古代从中国那里学到了汉字、汉文、佛教、建筑、艺术等中国文化，明治维新以后，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洋文明，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多层性。日语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多层性表现得也很突出。在吸收外来语的同时，也把各国的先进文化吸收到日本，并将其“本土化”，日语在各种先进文化的滋养下不断丰富发展壮大。这些多层性主要表现在日语的表记、汉字的读音和词汇的分类等方面。

（二）创造性

日本一直喜欢将国外事物和本国事物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带有日本特点的事物。日语在吸收外来语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大约在公元2世纪，中国的汉字开始传入日本，这对只有“声音”而没有“文字”的日语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好事。当日本人意识到汉字的巨大作用时，视汉字为“至宝”，将汉字大量引入日语中，当条件成熟时将汉语加以“改造”，大胆地将汉语意思加以引申。如：用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出“片假名”；用汉字的草书笔画创造出“平假名”；借用汉字的字形创造出“国字”；用汉字的繁简特点创造出“略字”。除此以外，日本人还从汉语中借用了数以万计的汉字和词汇，被借用过去的汉字绝大多数保留了原有的意义或者与原意稍有差别，但是也有许多汉字已经完全“旧化”，失去了现代汉语原有的含义。在丰田公司汽车的工厂内挂有这样一则标语“油断一秒，怪我一生”，不懂日语的中国人，可能根据字面意思理解为：“若给机器输油间断，会被终生谴责。”但是，这里只有“一秒”和“一生”与汉语的意思相同，“油断”在日语中意思是“疏忽”，而“怪我”意为“受伤”。这则标语的实际意思应该是“疏

忽一时，残疾终生”。再如，汉语中用“虎头蛇尾”来形容做事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尾，但是日语却使用“奄颐蛇尾”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可见，日本人能够以借其形而望其意的方式，十分巧妙地将外来文字进行地道的日化。汉字已经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语言生活中，对于汉字，日本人丝毫没有“外来”之感，年深日久，已把汉字视为本民族的正式文字。

同样，日本在从欧美语言中吸收大量词汇的同时，也不断整合出新的词汇。“和制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和制英语是日本人以英语词汇为素材创造出的日本式的英语词汇，这些词汇表面上看来源于英语，但在英语中却找不到。可以看出日本人具有极强的创造能力，吸收外来语目的不仅仅是丰富自己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创造出自己的新语言。

（三）暧昧性

日语语言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依赖他人，即把“他人”的想法或观念作为决定自己行为的基准。这种特点反映在人们的交际方式上就是，讲话者在十分注意听话者的前提下，尽量讲得很少或什么都不讲，周围的人们通过推测和经验体察到讲话者想什么或讲话的真正含义，在无言和暧昧的语言表达中达到交流。这种交际方式被日本人称为“以心传心”（心领神会）。为了正确理解这一交际方式，语言学家石井敏提出了一种模式，即“谦逊·体察交际模型”。根据这一模式，讲话者在没有发出交际信号阶段一定要考虑听话者的各种条件，首先要注意变换自己的脸部表情、手势及上下文的逻辑性等非语言信号，其次进入谦逊的过滤装置，最后才向对方发出语言。作为听话者一定要凭自己的体察能力补充讲话者减量化的语言内容，理解对方的完整含义。这一点是日语语言文化及人际交往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日本的传统文化是“体察”文化，是尽量减少语言交流的文化，是根据对方的心理来确定自己行为标准的文化。即使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如何能够从对方的想法出发，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委婉地说服对方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您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您的想法很实际，然而……”，日本人喜欢上述讲话方式，多数人喜欢以上述方式开始讲话。他们十分注意尊重对方，不伤害对方，不要让对方讨厌或憎恨自己，对对方的请求或要求等轻易不要拒绝，这是日本人坚守的信条。教师批评学生或公布考试、作业成绩时，都特别讲究方式绝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和感情。因此，在日语里一般避免使用过于直率、过于肯定的讲话方式。尽管近年来，直率讲话的人在逐渐增多，但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委婉的语言表达是成功的语言交际所不可缺少的。

日语语言文化的暧昧性特点不仅表现在口语体上，在文章体上也有所体现。日本著名的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名文《阴翳礼赞》就是阐述这一理论的成功之作。此外，他还在《文章读本》中具体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指出：“我这本书从头至尾几乎都在阐述含蓄一